

APOIDEA EDITIONS

APOIDEA EDITIONS

张
羞

乌
云

"The Dark Cloud"

A DRAMA by Zhang Xiu

APOIDEA EDITIONS (九里達)

visit our wechat official account:

twtwitwtd

(The way to write is the way to die.)

开场白
Prologue

第一场：乌云
ACT I: The Dark Cloud

第二场：游泳
ACT II: Swimming

谢幕表演
Epilogue

开场

是一个微弱的声音一直在那里，模模糊糊说着什么，无人在听，只是在说，一种快要断气的声音，没有听众，一种人发出的声音，或一点残喘回声，口吐白沫，叽叽喳喳，或回声的回声的余烬在那里远去，时而飘荡至这里的这些那些，正是这些，比起风还要来得缥缈，寥糟的正是那些这些，虚弱但总能接上而始终不会熄灭的风，只不过一个描述火的词语在这里并不适当，宁愿是一根钉子敲进木头那么亢奋，用力，这需要不少气力，射进空气中的说这个动作总是需要一些气力，况且它会存留多久呢，很短很短，因为说出的震动波在介质中传播所受的阻抗，况且那是在空气中吗，不一定，甚至说的都不是什么话，而是那种没有经过编码的说，或喷也罢，或从什么洞口飘出的

一些含义不明的声响，婴儿般努着嘴洞，在黑暗中寻找一个小小的凸起，接着反复吸，在放开声大哭以前总在受这一遭，或一个河边踱步的幽灵是吗，它原先的载体具体到一匹马或虎或一只蚂蚁又是什么，它们已经大面积过去，一去不返了，或大锅饭吃完了吗，海过去了吗，空荡而毫无回声，妈的请反射回声，反光，还是说原先甜美的生命已败坏，温吞吞必然来到这个阶段，或仅仅一种返回，这是没办法的事，总得来说无人听，因而也就这样，因此一种喷说是不必要的，可疑的，毫无必要也毫无可惜，莫非有什么必要的事，毫无有，而道路总归漫长而曲线，拐到哪儿是哪儿，通常会在黑乎乎的终端处随意打上一个结，一个牢固的死结，使得它不再像一根软踏踏的肉棍那样伸缩自如，俗话说好日子到头了便就是这个意思，要是这颗暗红的头正好到了现在，那么只能说现在一直在现在，是一种遗憾，但总好过后悔，后者同样是不必要的，不必有，那么遗憾总归常在，且现在，这无须用回忆去印证，这已是老话了，是经验之谈，而且谁来回忆呢，是谁，什么，没有的，无，这里不存在任何回忆，抑或一根发亮的毛那样的事物，这并不是在摆弄什么小说传记，回忆录啥的，对着一团乌七八糟的空气吗，晾衣杆上的床单快要被

风刮走啦，跑啦，可是那个声音本就在空无中，荡漾远去，它不包含任何确定信息，它也许是它持续无法中断的原因导致它出现这种断不了气的情况，它不在脑汁水中荡漾，那样容易溺水，它顶多是一种否定，对先前不管是什么的毋庸置疑的否定，用反复否定的方式从而获得某种肯定以及否定无非是一种反向肯定，以此推动往前，左，右，或忽上忽下，抑或回旋像一头困兽原地转圈总之袅绕如阴魂无法散去，这是不可避免的，谁也无法否定一只带毛鸡是不是，一片云，尤其一片乌云是不是，事实上，要是详细追究与深入，便可发现并无比乌云更理性的事物，那使得天空最终空荡的乌云，在性质与功能上与飞鸟雷同，液态气态与固态并存，因生成而出现，是出现，而不是没有，多么恐怖与奇异与古怪，佛说，这便是缘什么的，涌起的缘，还说叽叽喳喳的最好什么都不要说，学会闭嘴，可是这样一来又要用什么工具去说呢，肛门洞吗，抑或正常情形下喙嘴类的东西，例如有一种刀嘴蜂鸟它的喙嘴比身体还长，它只能用脚爪梳理羽毛，鸟尚且如此，接着便统一来到现在，漫长而统一，黑的，坎坷，汤汤水水蹦跶着进入，抵达，哪儿，无底洞吗，哪儿不是哪儿，无论哪儿，不在哪儿的哪儿都存在下雨的可能，都会有乌云，只要那哪儿存

在某种空荡，并且用乌云统一结算那么那哪儿即那儿或那哪儿的哪儿便会下雨，即便在不是雨季的各种淡季一片雨或带雨的乌云总是停着不下的原因究竟是什么总归不得而知，憾事常在，就像雨落到地上成为水，一个雨滴还没落到地面又反射回天空，其行动策略与在空中乱射的鸟雀如出一辙，一澈，也是为了给自身打结，然而由于时空限制这成了一件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但仍需要去做的原因，但仍在进行的动机便是如此，它们必须处于运动中而不能停，一面湖水亦是，一支大水不断向前，重复来到自身前方，在持续摆脱自身同时总在回到自身，以此形成自身，一件无法摆脱的东西，无法找到的自身，永远无法脱先，不论鸟还是一个雨点，一支那么大的水从未离开自身，在数学与逻辑上的不可能分离导致它们彼此同样不可混为一谈，与语言上的不可能只可能是同一回事，比如一支大水的反面又是什么，反面积呢，再比如抛开这类如同历史般沉重的瑕疵而只专注于一支大水形成的历史呢，那里除了软踏踏的空无以外还能有啥，一个代词吗，有什么词语不是空牢牢的代词，通向遥远的事物，接着便又回到现在，这始终是一个关于昏厥与返回的游戏，没有规则的严肃性与上下文语境，推动它移动需要的气力在急剧涣散，不远处，马匹

散架了，一个人从出现突然来到这里，一只鸬鹚倒插在路中央黑乎乎的略微有些倾斜，电影开始了吗，电影正在开始，黑乎乎的影院里空无一人，一只尖头长须鼠蹲坐在前排，荧幕忽明忽暗，电影在讲述它自身的故事，反复播放一个已制作完成的自身，并无增减，并无自身，电影需要播放与反复播放来强调并不存在的自身即一种幻觉，电影开始了，观众寥落无几，啃着面包，饮料，吸允的动静比宇宙爆炸还响，还来得沉闷，这便是电影，它的不存在无须观众证明，观众与影院不是电影的一部分，严格来说，电影是一种现代工业产品，在没有电影以前，上帝只发明了风雨野兽，气候变幻剧烈，一块巨型荧幕出现在天空中，闪耀着繁多星火与一个大饼似的月亮，野兽们行走在大地上因为肚子饿，为了一次疾速交配而穿行在森林中，它们没有抬头，哦喔喔，它们完全不需要电影，也不反对，在电影中它们知道饿了就要去找吃的，累了就要休息，电影是一场梦，它们因为原本就在电影中而无须增加额外的做梦，要是这样事情就没完没了了，就没法翻译，而电影的好处正是让事情不了了之，因而它不是真的，是梦，非真的做梦或一场没有实体感的幻觉，电影的发明完全是一个隐喻，一场灾难，只是面向谁呢，现在，黑乎乎的影院没有观众，一

部无法退场的电影在荧幕上闪烁，用的是人工电以及人工光线，好吧，电影总归没什么可喷的，只有心智尚未成年的儿童才看这种东西，没有故事他们什么都理解不了，他们以故事的心理模式去理解一切东西，判别好坏，从一个苹果砸到地上想起虚头巴脑的引力，开始与完蛋，结束，没有结束，结束的仅仅是他们自己，排泄火气，接着昏睡过去，对一切进行全自动身心恢复，等第二天太阳必然袅袅升起他们便焕然一新，洗洗猪油渣似的脸蛋，用指甲梳理头毛，接着出门，消失，完蛋，这便是他们学会的传统故事，通过电影，不，这需要否定，电影只是电影，它的历史作用主要用来发动战争，它被用来清理战场残骸，重新美化地表，它是播种机什么的，以打折票价的噱头招徕客户，好吧，这么说，电影也是一种货币资源，这可真够较劲的，电影这个电影那个，这都什么时候了，这都是一个什么朝代，现在，此刻，仅此而已，唯一无法用不或不不来否定或肯定的一种什么，这就是原因，是大趋势，俗话说事物永远朝大概率方向发生，尽管并不乐观，但也无须悲痛，相当于一个鸟从树杈弹出，射去天空，就这么回事，一个鸟弹射去空中因为并不怎么乐观的悲哀使它必须脱离原先的地方，深入某种更深的虚空，这正是它以为可以从自身甩出的唯一

方式，是一点朴素的愿望，是无效的，抑或无法继续推进的一种自杀式放弃，是鸟的自然权力，不可证实与推演，严格来说也只是鸟自己的事谁知道，鸟的历史远超直立人类，甚至在没有鸟以前，甚至在鸟一致消失以后，鸟的出现正好是对鸟的缺失的关怀，而不是补充，它同时是一种进步吗，还是总归只是无尽遗憾，叽叽喳喳的，它无法翻译，无从确定，对于这样的事物只有避而远之，而无法实际去处理它们的活动轨迹，鸟，不管停在空中不动如一个黑点或天上的一个黑洞，它简洁，它也许怪是怪了点，时而在空气中飞射，围绕自身打结，可它始终简洁，行动任意，这是鸟的优势，也是人类长久痴迷于它们的绝对原因，一头怪鸟，在旧社会的文人画中翻着白眼实在并不是它的个性，鸟有鸟的性格，有关这方面分析似乎在别处已说得太多，而且大多已忘记，而且毕竟也没谈论出个鸟来，再而且现如今鸟群泛滥早已不复当初那种散漫和有序，而且在围绕鸟的众多描述中不记得有任何一句是事实因为并无回忆，回忆并不存在，这不是回忆，不在回忆，顶多是某种想法，脑壳抽筋，那种突如其来的干扰，它转瞬即逝，还没形成清晰的概念它便隐退消亡，一个东西或一事物总是这样，不听不闻时它便仿佛在那里，试着去抓它，观察它，

它又消失不见，也就是说想要定义鸟是不可能的，只能通过粗糙和暴力的手段勉强获得它们，鸟毕竟只是一种带来安慰的事物，它太远，稳定，导致它只作为一种明晃晃的现象而存在，而不可能被大范围彻底理解，因为什么又是理解呢，一旦理解便会断气，一旦理解便仿佛没了困惑，忧郁，神清气爽什么的，实则大可不必，鸟的用法正是如此，一头鸟朝四面八方射去，鸟在中央始终不动，它们会返回吗，那些鸟或鸟的替身，或鸟影，因为鸟的实质永远杵在中心不变，不可解释以及被鸟自身理解，这就像一场大雾，雾气中的一匹鸟无论出现在任何地方它都在雾气中，雾是无限的，雾与悟，一场清晰的大雾，而鸟，在云雾中拉出一根长长的屎线，鸟面向的远远不止这些，这便是鸟粗略的情况，谈论鸟并不容易甚至困难，以及实际不可能，这涉及到知情权的问题，这是不可能的，有吗，对谁，无论在任何事物事情事件中，都没有，无，无无，零，空，鸟，从一个不知道什么地方飞来，射过窗前，重新飞失去不知道什么地方，不在任何它路过的地方，鸟，动作严重变形，它不作停留只是不断路过那里这里，这些，而《鸟史》已有几千年没更新过了妈的，娘希匹，白云千载空悠悠，诸如此类鸟归根结底无非没有记忆，不能有，也不允许，甚至修辞，也就无法反思，

鸟的反馈含量几乎为无，鸟没有回声，有，也听不见，鸟在乌漆嘛黑山谷中睡觉，鸟为何在乌漆嘛黑中休息是为了什么，鸟来到天空后才缓缓发现悔悟，停在空中长久不动，许多年过去了，它一路沿袭这种做鸟的方法，在山山水水水中游荡也射失在山水间，鸟尚且如此，不是鸟呢，或鸟的另外变态样式呢，都是，没有不是鸟的鸟，并没有鸟不是鸟的鸟，鸟总体而言鸟的类别巨大而广义，包罗一切幻象而不在一切事实中，尤其考虑到对社会与世道的危害甚微，抓着一头鸟不放便不见得有大的意思，鸟总归相似而不同，鸟可群，鸟与山顶的庙，一头忽明忽暗鸟，恍兮惚兮在雾气中，残废的丈夫也从雾气中走来，翘着脚，撅起屁股，他的龙头拐棍呢，不可否定的丈夫，不可置疑的行动路线，从中他学到了什么，莫非上山下乡也是他的选择性错误，从来不是，从来只是灾难，从来亦重来，延绵不绝但总归久经考验，接着像一条肚皮翻白的小鱼儿缓缓下沉，最终断气复又接上，从来如此（是啊对的对的），这便是，或停下，想一想，便就是一根啸响火箭总在反复升空的原因，也许罢，一次接一次在歧路口走失的真正理由，甚至更进一步目的，一场意志的大范围脱落，电影开始了，电影从没开始，甚至在关公刮骨时望着一片雨水，以及面对毫

无对象的虚空中无尽叹气无非也是为了买个保险，无非不可，无非脚踏实一瘸一拐走进洞里，堵上洞口开始漫长休息，亦无不可，比方说现在就是，现在插播，不，是接上一支广告，下午晚些时候，或傍晚黄昏，也可能是黄昏后，九里（Apoidea Editions）将发布最新出品敬请期待，见者有份巴拉巴拉啥的，那么这无非也是一种悲剧之一之一一部分或分支，毫无疑问是，只要达到一定时长它便只会原地走向悲剧，是戏剧写作原理决定的，不可动摇的原理遥挂在脖子上方，它是如何挂的，有多重，大体上什么形状，无非不得而知，但不妨碍悲剧这门艺术的诞生，因为根据什么鸟的万物原理一切皆严肃，冷酷，不存在情感与怜悯，一视同仁，尤其这个仁，啥是仁，仁，圣人说就是要听话，乖乖的，仁是悲剧的一大分类，要是深入分析的话，那些浅显的解释比如回到故事层面的叙述是没有意义的，悲剧总是埋得很深很深，无色无味，令人震撼，满脸流淌着眼泪水，大概率就是这么回事，每天洗一次衣裳，在一部洗衣机旁边修行便是仁，应该的，很容易理解不是吗，仁并不是一种综合判断，悲剧也是，这都无须引申到莎士比亚那么遥远的地方，以及更遥远亚里斯多德，它近在眼跟前，无处不在，稍稍留意即可发觉，沉重如庙的悲剧，更为沉

重的五脏六腑，因此电影正式开始了，无人在听，因此不可避免在继续，无法不继续，无法挽救，或者说这是一部没有镜头的电影亦无不可，不，这不是电影，是悲剧，悲剧的发现，是南无阿弥陀佛在摧枯拉朽念经，是这些那些无非是，它要一直来到想象中的尽头似乎，而又是谁在想象，似乎没有，无，而又是哪种尽头，鸟飞在空中，鸟和空都不是也没有尽头，不在那里，尽头有一种立在断崖处的感觉，黑乎乎的，再也无法把话送过尽头，送进尽头斜对面的那座寺庙，在这里，哪里，这里，尽头只可能是一种特殊情况，即在这里，它已极端到无法去评论，去表现，而只能常规化昏厥在面向这里尽头时，现在吃午餐吗，不，尽头如果是无限的，那它同时必定也是一种有限的尽头，根本不必为尽头担忧，因为老话已经说了仁者无敌，老话又说君子不立危墙之下，差不多是同样的意思，无须为现实担忧，尽管现实即对未来的担忧，因而毫无必要对担忧进行担忧不是吗，老话通常是一些经验之谈，只不过也会因为老而过时，经验是会过时的，只是一点归纳总结而并非直接给出的真理比如说要有光什么的，这就是佛陀在成为佛陀以前为何总在那种无果树而不是别的树木下打坐修行接着便突然开悟后脑壳长出淡紫色光芒的原因，因为无果树效率更

高，这既是经验也是佛陀的直觉，或缘分，依照他的哲学来说，怎么说呢，佛是很难理解的，已超出六道轮回的佛已不同于普通的思维层次，导致佛法难以弘扬，否则反之一个蚂蚁或一头大象也能成佛，或它们本就是佛谁知道，只是未开发而已，不知道，不晓得，对于太神秘神经的事最好不要过分关注，那太需要消耗气力，是得不偿失的，因为老话还说过君子要远离厨房，君子是何种人，乃是仁义礼智信之垂范，一个德才兼备的君子便是仁的终极化身，是要避免下厨房动手动脚杀鱼宰鹅的，他们将永远体会不到烧饭的乐趣，这也算是一种代价，为了成为人上人，更高档次的人诸如此类，而他们的事业竟然是也仅仅是协助或要挟天子去天下大同，丫的凭什么，简直比南无阿弥陀佛还要难以理解，这确实比清凉拂面的佛法还要难得解释，也许是历史的反向作用力造成的，也许抑或莫须有或一泡鸟，也许吧，也许也只是一种也许，也许那里深埋着某种至今尚未挖掘的深邃奥义仍有待陆续开发呢，以便在适当的时候借用或附会亦未尝不无可能，只要有实用或药用价值，总之，烧饭的乐趣，另一方面是核心的仁，两者难免因统一的实际不可能而不发生火并，而且事实上也一直在进行中，与佛法的完美和谐简直南辕北辙，善哉善哉，现在

可以吃午餐了吗，因为什么，因为饿抑或，不不，历史总是惊人相似他们说，所有的历史总结起来便是吃喝拉撒睡与繁殖，而吃排第一，这恰好符合能量守恒原则，是大前提，吃饱才有气力，去生产秩序，游山玩水，咏叹与抒怀，不吃不喝是没法成为君子的，而只能成仙成佛，教训总归是深刻的，而深刻通常意味着一切，从饿到菩萨路线曲折而路程漫长，是一条必由之路，那么不妨暂时先饿着，清醒脑壳，澄清一下脑汁水，在哪儿，要是有的话，是什么，不晓得，这里黑乎乎一片，有的只是一个声音，只是一点声音中的声音，甚至没有回声，剩下的既没有也不晓得有没有，仿佛运行在虚空中的一点这些那些不是吗，或者说只有黑，它不可观察，和某种响动，它仿佛天籁，而这响动是对响动的什么呢，要是只有响动的话，回应明显不是，推动又太无稽，那么随便吧，它只是在那里，这里，或它这些而不是别的，别的这些，它，也就是说，这些，这是它唯一存在的形式，以及内容，这些，除此以外无，不可能不无的这些的这些的这些，以此反复深入类推，便可得出结论，午餐并没那么重要，其次回忆根本不存在，以及有了语言才有所谓开始，而开始前或外只有声音，即一种无法销毁自身的震动频率，运行在无信息的黑乎乎中，电影

开始了吗，有什么在开始，有些开始早已结束，有些仍在开始，有些大部分不可能开始，而有些在结束后还在开始，而有些开始只是一种开始而不会有任何结束或按计划结束，它们一直在开始，无须开始但总在开始，在一开始，或起初，太初，仿佛有什么关着，需要去开始，谁的需要，以及谁知道，需要让什么明晃晃的东西射进去，接着仿佛来到开始，开始了，一道门打开着，里面黑乎乎的，它是否已真的开始，又如何正式开始，或继续打开它吧，一道打开的门再打开物理上尤其困难，一种开始如果只有开始尽管无必要它仍是开始在感情上，甚至不可避免一直在开始在愿望中，只是谁的愿望，无人知道，人的出现是很晚的事，电影院空荡荡的，这天休息，人躺在床上睡觉，躺着也是在开始，因而没有什么不可以开始，不在开始，因而也就没有开始，因为不重要，因为有没有开始，是否已经开始，还是一直在开始的开始这些统统不重要，开始只是无法避免，无论情感上还愿望，只是为了结束，而有些开始一旦开始并无结束，否则谁又知道，谁在结束谁就会知道，而原则上并无结束只是在开始，不断开始，冒着泡泡，上气接不上下气，孱孱弱弱一直在开始，还没开始便已经结束，它们同步同时发生，仿佛从没发生，一场雨停着从没下，

一根鸡巴立在平原上永远立着，仿佛从来如此，这般，从来如此这般便是开始的唯一方式，因而结束呢，没有，从来没有结束只是如此这般，从来开始便是结束，电影已经结束，黑乎乎的影院空荡荡的，有一股烧焦的气息，银幕忽明忽暗闪烁，无始无终，现在，那快断气的声音咳嗽两下，吐出一口浓痰，开腔，讲起潮湿黑乎乎单口相声。

第一场

乌云

: 那里有一片乌云。
: 一片乌云。
: 一片鸡巴（信号干扰）。
: 那里有什么在那里乌央乌央的，
: 是一片乌云。
: 那里是一片乌云在那里有且仅仅一片。
: 是哪里的哪里，那里。
: 是在那里的哪里而且仅有一片云，
: 而且乌云。
: 不是哪里，是仅仅那里。
: 一片乌云那里，
: 远远看去。
: 那里一直在那里，乌云也是。
: 不是哪里，是已经是那里的一片云，
: 云那里，
: 或一片乌云那里一直在那里的一片云。
: 在远远看去乌云那里模模糊糊，
: 是一片乌云。
: 一片乌云便在那里，也不算很远，
: 在空中。

: 不是很像，那里，但云和那里。
: 而且是乌云是肯定的。
: 在那里不是很远。
: 除了乌云，一片乌云，那里什么也不是。
: 那里仅只是一种在那里，
: 除了一片乌云，那里不再有什么。
: 也不是什么。
: 在本就是一片乌云的那里。
: 现在。
: 一片云在那里，乌央乌央的，
: 不是很远（但比一只伸出的手臂远）。
: 有且仅仅一片。
: 一片乌云仅仅只是在那里，
: 仿佛那里有一个事实。
: 一个在一片云出现在那里的云的事实。
: 不是描述。
: 也非叙述与抒情，
: 只是一个事实在那里的一片云。
: 是一片乌云。
: 云，
: 抑或一片乌云。
: 事实而已，是一个乌云在那里的的事实，
: 不是。
: 一片乌云只是在那里，
: 仅仅是对在那里（以及所有云）的反动。

: 是啊，一根鸡巴用完了还硬挺着（信号干扰）。

: 可那里便是一片乌云，如何反动。

: 一片云（乌云？）

: 停着不动。

: 在那里，乌央乌央的，作为一个事实。

: 是对自身的反动，也许吧，

: 既然已经是一片乌云。

: 云知道。

: 尤其在那里的一片乌云它真的知道？

: 在仅仅那里而不可能是任何别的云那里。

: 是与在。

: 远远看去，

: 在已经是一片乌云那里的那里一直在。

: 也不是很远（翻过一座山便可看见，

: 有必要的話）。

: 一直在而且乌云而不是别的，

: 比如一个尼姑。

: 是因为（粗糙而暴戾），

: 已经是那里有一片乌云这一点已无法改变，重新开始。

: 而无须对一个乌云的事实有任何反动。

: 妈的不允许有。

: 是因为（一种安慰）

: 乌云本身就是对云的反动这是其一。

: 乌央乌央的，一片乌云世袭
: 并垄断整片天空。
: 在无须有的一片天空那里。
: 不必要有。
: 要的（谁？）只是一种空荡一直在一片
乌云那里，它已经包含一个事实的全部：
: 那里有（是）一片乌云。
: 除此，什么都没有，也不是。
: 哪怕什么都没有也不是的那种什么也没有的有。
: 严格来说（虎？
: 同样是一种干扰。
: 因而，在这个事实下，
: 并不存在我们）
: 一片在那里严格（至少在审美上）的云，
: 必定是一片乌云。
: 它已远远超出一切供求关系，
: 而仅仅表现为一种在，
: 以及有。
: 或勉为其难一种是。
: 是一片乌云在那里的那里是一片乌云。
: 那里，乌云。
: 它们是同一回事，在经验中已经是，
: 也是它们必定是在那里，
: 以及必定是一片乌云的原因。

: 而因此并非云。
: 历史总是漫长而昏沉，是过去，是故事，
: 一片乌云也是。
: 那里，一片乌云停着不动已经很久很久。
: 在那里的一种干扰由来已久。
: 乌云便是。
: 一个不可否定的事实是一片乌云已经在那里。
: 一片不会散开的乌云，在那里停着不动，
: 已经很久很久。
: 实在太久而不再被想起，忘记。
: 仿佛没来过。
: 这重要吗，那里
: 有一片乌云。
: 仅仅一个事实而已。
: 远远看去，在一片乌云那里乌央乌央的，
: 要是懒得去看，也就没有这个事实。
: 事实上，乌云是一种白云中的饱和蒸汽和过饱和蒸汽凝成的雾滴越来越大之后改变了颜色的云。
: 这不重要，事实是，乌云
: 并不是一种云（如同诗人不是人）。
: 一片乌云仅仅在一片乌云那里，
: 这就够了。
: 它，那里，永远不会发生下雨事件。

: 干扰本身并没什么（这不是信号干扰）。

: 午后，一片乌云停在窗外

:（仅仅是一种入侵）。

: 无非说，那里的一片乌云也仅仅是那里的一片乌云。

: 首先是那里。

: 并不太远，真的，伸出一根手指就可指向那里。

: 其次那里哪里呢。

: 现在已经知道了，仅仅一片乌云那里。

: 它是一种完全的指向，

: 就因为一片乌云正好停在那里？

: 不不，

: 两个不。

: 一片云停在那里而且必定是一片乌云

: 导致那里是一片乌云这个事实

: 完全是由算法决定的。

: 首先是那里，而不是这里：

: 这里太过复杂。

: 其次乌云，而不是别的，比如云。

: 是因为永远无法同时说出那里，

: 以及一片乌云，

: 以及一片乌云以及那里。

: 尽管那里已经是那里，

: 而且正好在那里。

: 一片乌云也是。
: 是因为无论那里（一片乌云），
: 抑或一片乌云（那里）
: 都不是事实。
: 而无法一次性说出，甚至
: 也只可以被依次
: 一一看见。
: 一片乌云（那里）或那里（一片乌云），
: 事实是无法被看见的，
: 哪怕一片那里，
: 仅能通过推理模模糊糊去发现。
: 现在，远远看过去，乌央乌央的，
: 那里有一片乌云。
: 以及在一片乌云那里是一片乌云在那里。
: 除此事实外，什么都没有与不是。
: 一片好的乌云这是肯定的，
: 什么也不是。
: 这无疑也是肯定的。
: 那里因为有一片好的乌云，那里看着也
就不错，
: 但已经无关要紧。
: 仅仅一片云在一片云那里的那里
: 的那里的那里的那里。
: 是仅仅一片云，
: 一片乌云：乌央乌央的，有什么了不起。

: 要是一定要强调，那便是一种反动。
: 原则上，那里有一片乌云
: 无非已经构成对那里（一片乌云）以及
: 一片乌云（那里）的反动不是吗。
: 想想看，是一片乌云，
: 乌央乌央的。
: 而不是一种积极肯定，
: 不像。
: 它无非是由乌云的排他性决定的，
: 乌云并不是云的一种，它否定一切事实。
: 这便是乌云。
: 乌云首先是对自身作为乌云的反动。
: 这就是它长久停着不动的原因？
: 就因为作为一片乌云它已经在一片乌云
那里。

: 乌云不知道。
: 知道了，它就不是乌云，不会在那里。
: 成为那里。
: 而被我们（
: 真的是一种难以挥去的干扰）
: 看见并说出
: 那里有一片（即便好的）乌云。
: 仿佛一个事实。
: 而这并不是乌云与生俱来的性格。无它，
: 一片乌云最终也仅是对一片乌云自身的

反动。

: 这是它的唯一原则，

: 与方法。

: 乌云存在一种不可能存在的反动现象，

: 是物理上的。

: 因而那里有一片乌云并不是它的目的，哪怕它只是路过，它不是。哪怕这一片乌云仅仅长久停着不动，也不下雨（这当然是必定的，无论审美中还是历史上），它都不是。即，无论它是什么它都不是，不愿是，因为绝对的排他性，它必须反复剔除云的那部分杂质。它不是。云，它怎么可能愿意等于云呢，诸如此类云云现在，午餐吃火锅吗（信号干扰）

: 既然已经是一片乌云。

: 反之——

: 没有，也无须反之。

: 反之假设那里没有一片乌云笼罩着。

: 那里成了没有一片乌云的

: 那里（一种遗憾）。

: 一片没有的乌云或仍是那里

:（是遗憾吗？）假设没有乌云一片都没有。

: 云呢。

: 更没有。简直比没有还无。要知道，

: 没有就是没有。

: 无就是无。

: 无并非没有，至少在一片乌云那里无只是无，而不是没有。

: 没有仅仅是没有，无非有的一种，

: 无论审美上还是历史中。

: 有谁（请举手）反对？

: 一，没有。

: 二，没有。

: 三，更没有，不敢有。

: 现在，在连一片乌云都没有的那里有一片乌云，

: 也许消失了。

: 也许从来就没有过所谓一片乌云的事实。

: 奇怪的是那里并没消失，

: 像一片乌云似的，那里停着不动。

: 乌央乌央的，仿佛一片乌云，

: 或原本那里就是一片乌云谁又知道。

: 这实在奇怪，一片乌云，它没有与不在那里，都是乌央乌央的。

: 在那里又不在那里的一片东西，

: 总让人误以为是一片乌云。

: 或严格来说在那里又不在那里的一片那里，仅此。

: 是没有乌云的一片乌云。

: 也没有那里，也许吧，

: 也许只是没有道理。

: 乌云知道。

: 既然一片乌云已经并且一直是对自身的反复反动。

: 难到这才是一片乌云在那里的真正目的，

: 不愿在那里，不愿

: 在一片乌云那里有一片乌云？

: 不不。

: 两个不不。

: 一片乌云从来一直就在一片乌云那里。

: (尊重事实、历史、审美，一回事。)

: 不可否定的一片乌云在那里

: 成为一片那里。

: 乌央乌央的，那里

: 反动极了。

: 不得不遗憾的一个事实在那里是云那样的东西，

: 乌央乌央的，是一片乌云。

: 一片被云强制的乌云。

: 远远看去，那里不再空荡，但也不充盈。

: 更加空荡也更踏实。

: 因为乌云。

: 因为即便在与不在，一片乌云

: 与生俱来的使命导致它必须在那里。

: 无论以任何方式，

: 一片乌云不会也无法从那里散去，

: 既然那里已经是一片乌云。
: 妈的，它是一种幽灵？（信号干扰）
: 不，只是那里。
: 单独而简洁，
: 仅仅一片乌云。
: 有时乌云。
: 有时乌央乌央，只是一种那里。
: 这一事实清楚，明白，审判起来并不难。
: 难的是一片乌云停在那里
: 一直不动，也不下雨，
: 打雷，
: 如此简洁而暴力，
: 也就不像是在等待什么东西。
: 或从常规的道理而言，那像一种空等。
: 也许乌云自己知道。
: 一片无法代入的乌云，
: 无论什么，那都是它自己的事。
: 既然，嗯，既然。既然
: 它乌云，且已经是而不再可能不是。
: 它是。
: 是一片乌云也是一片在那里，
: 无法彼此脱落与分裂。
: 傻不拉几的，无论如何已经是一回事。
: 不得不怀疑这便是一片乌云的宿命，
: 一场乌央乌央的事实，远远地

: 在看过去正好那里。

: 一片乌云那里。

: 也不算很远，（翻过一座山，再走上三十里路也就到了）永远停着不动，

: 在一直在那里耗着，无始无终，无增无间，无法无天（乌云自身便是乌云的法律，在空荡的天空中）已超越了时空的限制，仿佛无尽的诅咒，也带来对自身的反噬，乌云知道，这一现象显然是物理的。

: 不可被人为干扰与介入。现在，

: 那里有一片乌云，

: 是说，不管以任何道理说，都可以说，

: 那里有一片乌云是那里已经不是一个虚头巴脑的命题，而是再怎么说明，也等于什么都没说，或只是一种在说，而说这个动作毕竟与乌云无关。

: 一片在那里的乌云仅在一片乌云那里，

: 除此，一片在那里的乌云

: 又能在哪里呢。

: 一片在那里的乌云又能在何处。

: 这甚至都不是一个问题，

: 一个超世取件码（沃特什法克？），

: 以及一场灾难，一种

: 不管冷漠与傲慢它都在那里因为它乌云，不断对自身进行提纯的一片那里，反复剔除云

的因素，以及乌央乌央的杂质本身，它需要火苗烧得超旺的地狱来完成壮举，炼就金刚舍利，或彻底化为乌有必居其一，也许吧，要知道，那里便是乌云，也许。

：相声是一门传统的语言艺术。

：就因为它的核心是乌云，

：已经是。

：即使变化，也许也只是单一的趋势且在数学上最好不要去求其极限，因为没有。

：也不是很远的一片乌云，

：停在那里，

：那就让它静静停在那里（远远望去，让人放心。看见了，似乎又会有些担心）。

：这是解放它的最简单有效的方法，当一片乌云已经自己解决了自己，它也就无须再解释什么，它在那里的样子使得它成为那里，那里成为那里，乌央乌央的一片那里。

：但不是。

：乌云正好停在一片乌云那里成为一片乌云的原因，也许并没有真正的原因。

：并不是因为它乌云。

：它也不是乌云的原因，它仅仅只是

：一直在那里，

：并且是一片乌云的样子它愿意。

：它都不是一片正式的云，不是吗，

: 不愿意是。

: 火气之大，之

: 顽固，

: 已远远超出云的普通概念，

: 在这种年景，这是很容易想到的。

: 但事实如何并不一清二楚：有一片乌云在那里，唯一的事实是有，而不是一竿子打死，什么都没有，无，空牢牢的。

: 要是那样，事情就糟糕了。

: 尽管要原谅那里有一片乌云是在那里且乌云这一事实并不容易，而且也无必要，原谅总是大于遗憾，大于悔恨。

: 是最后总归是没必要的（悔恨）。

: 一片乌云而已。

: 而且还不是在这里，是那里，而且那里仅有一片乌云，以至于只是一片乌云那里，

: 还想怎样？

: 不可回避的一片乌云还想怎样。

: 始终只是在那里的一片乌云又能怎样。

: 客气地说，有就是有，

: 不会突然变无（不符合自然法律）。

: 而不客气地说呢，

: 有无无非也只是一种心里暗示。

: 那里有一片乌云与那里无，并无区别，或知道了毕竟也没大的好处，

: 而只会增加无尽的遗憾是一定的。

: 与乌云类似，

: 既然有遗憾这种感受模式，而无法用暴力手段解决它。

: 乌云存在的意义也许正是如此，只不过那与乌云无关，乌云，

: 一直在那里的一片乌云无所谓在不在，

: 一片在那里的乌云仅仅只是在那里，

: 这是前提，

: 一直是。

: 其次，为何是乌云

: 而不是鸟，

: 那岂不更简洁，甚至更接近？

: 抑或虎（它甚至被认为是一种语气。）

: 没区别的。

: 一片乌云也好，鸟兽也罢，它们都不受语法束缚，自顾自的，都不可被完全理解与隐射，如同一根鸡肋。

:（有一根鸡巴 立在那里，

: 插进昏昏欲睡的午后。）

: 诸如此类。现在，在现成的情况下，

: 拉开窗帘便可看见那里有一片乌云远远停着，那么客气，有时看来又那么无关，

: 且也不是很远，

: 一片在那里的乌云都不用看着，仔细想，

便会知道仿佛那里只可能是一片乌云

: 而不是别的: 这也许

: 正是那里是一片乌云的原因谁知道。

: 远远看去, 并不是自身的原因的一片乌云在那里, 仅仅是在, 便足以导致一种困惑。

: 一种必须或已经在的一片乌云,

: 且仅在那里,

: 在已经在一片乌云那里。

: 这已经是一定的, 否则谁知道。

: 否则一片在一片乌云那里的一片乌云远远看着

: 为何会带来实际(浅蓝色)的

: 一种安慰。

: 云, 并不会。

: 也许是它乌云的缘故, 且

: 正好并不算太远的一片乌云它是。

: 这就足够了,

: 足够了吗。

: 现在, 那里有一片乌云而不是那里什么都不是也不是那里这一事实或判断是否已经足够,

: 对于安慰。

: 是没必要的, 安慰而已。

: 就像事实而已。事实只是无法否定, 不必要, 这就像那里有一片乌云停着使得那里成

为一片乌云而不再是别的什么因为它已经构成一个事实。

: 是充分, 可以是安慰但在伦理学上毫无必要因为并无卵用是因为它, 一片乌央乌央停在那里的乌云已经是可以说得出的全部仅有的事实。

: 而无论怎么说(通常是先说了再说)无非那里有一片乌云。

: 一片东西, 或一片那里, 或

: 一片什么。

: 或仅是一片有,

: 在不算太远的有那里。

: 当然, 最好的情况当然是没有, 但这已经不重要了, 因为(必定也是一种强制)已经有, 已经来了(这也是一种遗憾不是吗), 一片乌云现在就停在那里, 不算太远地, 不动, 不散开也不下雨只是乌云。

: 不是像而是实际的一片东西, 乌云。

: 那里也是实际的。

: 是毋庸置疑的一种实际情况:

: 那里是一片乌云:

: 包括一、那里有且在那里;

: 二、是因为在一片乌云那里, 已经在;

: 三、那里有且仅有一片乌云在那里,

: 导致一片乌云便是那里,

: 是毋庸置疑的（总归要学会承认和接受，而不是一味反动）。

: 远远的。

: 也不算太远（翻过一座山，

: 淌过河，

: 要是有气力，最好再走上三十里路）

: 在一直在那里。

: 但一定非常非常的静，一片在那里的什么即便必定在那里的一片可想而知必定粗暴而沉闷的乌云因为既然已经不可挥发已经（一直与始终，毫无道理抑或只可能本身便是一种不可认识的道理）在那里。

: 而不是谁的虚构和发明（那是一根袅袅升空的啸响火箭，比如。或某种业已没落的君主制变种）。

: 平静的静，一片乌云在那里，

: 反动而平静。

: 大体上这样也只能这样。

: 是严肃的。

: 以及必定同样严格，考虑到一片乌云与生俱来的属性，也是为什么一开始（不不，没有开始）就已经在那里的理由谁知道？

: 谁知道，谁就不在那里，

: 就不是一片乌云在一片乌云那里。

: 不可知道，

: 当那里有一片乌云仅在那里的一片乌云在那里成为那里是那里，这又如何知道。

: 唯一可以知道的只可能是它的事实。

: 一片乌云的事实，

: 乌云知道。

: 是真的。这已无须假设。

: 在，比如假设，在一片空荡的天空或天空的空荡中，一片乌云就停在那里不动，它的目的是什么，使命呢以及出处，以及理由以及原因呢，诸如此类除了乌云自己知道谁又搞得灵清，可知道的无非只有事实：

: 即在天空的空荡中（这也是没必要的，但也不算上干扰，而只须）在那里，有一片乌云停着，看着不像是见好就收的样子，不像与除自身以外的什么在无尽火并。

: 或简单说，只说，

: 那里，有一片乌云。

: 它的那种反动与暴戾与沉闷已不是一天两天了，在任何时候，拉开窗帘，推开窗户便可在晴朗和煦的日子里看见，远远望去，也不是太远，就杵在那里，排斥附近所有的云类，飞鸟，风雨和当然必定还有自身，仿佛谁都欠它银子，仿佛它便是宇宙与世道一切的中心，这是很明显的，这种不动的静。

: 明显，但有时又过于丰富，

: 并非一片乌云的事实。

: 一片乌云乌央乌央在那里，仿佛一片乌云或原本那里就是一片乌云的事实

: 是毫无根据的。

: 除非乌云自身就是一片乌云的依据。

: 这样一来就没什么事了，

: 只须远远望着就行，

: (着是一种观察吗，不是)

: 与它同步。

: 但一定不要同一。

: 乌云总归是乌云，它想出现在哪儿就哪儿，无论这里，那里，还是这些，不动还是停着，狂躁或静，都行。

: 都无须道理，因为——

: 无须因为。

: 想想看(而无须实际望着)，既然它已经(已经)是一片乌云(等于除了乌云什么都不是)，

: 就不可避免是一片乌云。

: 道理就是这么一个道理。

: 一片乌云停在那里不动它就只是一直始终停在那里不动也不下雨也永不散去，仿佛一个坐在县衙门槛上发呆顿悟的衙役(信号干扰)，

: 漫长而静。

: 一晃几千年了，永不过时。

: 以至现在，那里有没有一片乌云，是不

是如一个事实那样在那里，都已经不重要。

: 况且从来也不重要，

: 不是吗。

: 云是一种轻飘飘的东西，即便绝对不是
不愿是云的乌云再沉再闷，也只是一种漂浮物。

: 在无论审美抑或历史

:(尤其在昏沉的旧社会，人们总是低着头，
缓缓走路，很少抬头看天。看了，那里也没有，
而只有一片空荡)中，

: 一片乌云总被形容为不吉的事物。

: 事实上，真要追究起来，乌云

: 也仅是乌云而已。

: 乌云的历史漫长而静，

: 乌云也没有历史。

: 连历史的注脚都不是。

: 乌云，只是在那里的一片乌云，它最大的
的不该是那永远保持安静的沉默

: 与反动，

: 是物理的。

: 除此，便是对一片乌云忽略事实而无休
止的这些那些谈论与喷，为了什么？要知道

: 一片乌云在那里也许当然不为了什么。

: 一片乌云在那里且仅在，

: 妈的凭什么？

: 也是没有的。

: 在那里的一片乌云仅是一片乌云在那里
的一片乌云在那里仅仅是或在，

: 或有，

: 是那里，以及够了

: 不会更多。

: 是一种安慰吗在那里不远的一片乌云。

甚至想都不要去想这个，

: 一点也不是。

: (那是，最多是一个衙役的事：

: 下雪，还要等些日子。)

: 一片乌云，

: 乌央乌央的，

: 在那里，妈的

: 这说到头是一件什么事呢。

: 甚至想都不要去想。

: 不是的，它不是一件事，

: 一种状况，是已经是事实的一个事实。

: 无它，仅是。从躺在沙发上，

: 看向窗外，

: 在一个斜对面（假设），

: 这一片安静的乌云就停歇在那里，它真的一动不动，知道它永不会散去，不愿意。因而，那里有一片乌云不再是一种可能，反倒成了对一个事实粗糙的描述。

: 用文字。

: 而不是乌七八糟语言系统。

: 仿佛使得在那里的一片云（难道这就是为何是一片乌云的前提？）成为一种反动工具，一根杠杆。

: 但愿谁知道。有时，这便是

: 一片乌云所能带来的好处。

: 无须前提，

: 在那里的一片乌云已经是那里，

: 不是一部分，是纯粹完全

: 那里的一片那里。

: 乌央乌央的单独一片。

: 以至它仿佛有了使命、目的、以及莫须有的原因，性格抑或终极表达啥的，但愿。

: 但总归无，与

: 没有。

: 或无非说这正是一片乌云之所以反动（这是必定的无须排除）完全不动的前提条件，

: 也是一片乌云只可以是一片乌云的归宿，

: 与依据。

: 是已经知道那完全是物理的。

: 现在，那里乌央乌央的，有一片乌云现在，或许已经一直就在无论那里始终在一片乌云那里而只要在就不可收场，清除，哪怕驱逐。

: 既物理又世袭的一片乌云。

: 是仅仅这一片吗。

: 假设那里不远处有一片乌云那里的一片
乌云仅是这一片乌云，那也没什么了了的。

: 即便是事实（无须事实，

: 并无事实）

: 那也是换换汤而已。

: 一片乌云，这一片乌云，那里，这里，那些，
这些，云，乌云，云云，无非是一回事。

: 也不是事，无非虚头巴脑的概念。

: 乌云不是这样的（仔细想）。

: 一片乌云的唯一概念是反动，无论对谁
还是自身，

: 仅仅停在那里不动（既是方法，也是规矩）。

: 是彻底沉默的一片乌云，

: 一片在那里。

: 远远看去，有多远就有多远的一片乌云。

: 但也仅仅在那里，而那里并不算太远，
从阳台望去一眼便可看见（或者用别的方式也
可看到）。

:（用尼姑的望远镜，比如。

: 再比如，要是天色太暗的话，建议用她
的火柴。潮湿的尼姑——信号干扰。）

: 无论虚实那里都已经是一片乌云。

: 无法放大，缩小，

: 排除与否认。

: 没必要。

: 一片在那里乌央乌央毫无必要在的乌云，
: 无论审美抑或历史中，它的出现（不，
它原本就在一片乌云那里，在一切事物外，甚
至在没有鸟以前：信号干扰）除了有时带来混乱，
毕竟也不会造成

: 任何破坏。

: 一片乌云尚且如此。

: 一片尚且如此在那里的那里，远远望去，
仿佛有什么，那里便正好是什么，哪怕是一片
乌云

: 总归是可接受的。

: 接受总归大于安慰，大于悔恨，远远大
于憎恨与反动，最终不了了之，是一定

: 也是物理的。

: 现在，一片乌云在那里，乌央乌央一片。

: 一片什么？

: 乌云。

: 一片什么乌云？

: 不是，仅仅是那里。

: 那里哪里？

: 妈的一片乌云那里。

: 在那里有一片乌云哪里？

: 不是的，是既然那里

: 已经是一片乌云。

第二场

游泳

戏台黑乎乎的。

没有任何动静，是空的，飘着一股什么东西烧焦的气味，刚才还不停在那里说的那个声音没了，连回音都无，应该是都消失了，或反正从来也没见谁、什么在那里，台上一直是空荡荡的，只不过现在连这种空荡也被抹去，只剩下黑乎乎一片，一团，或一坨，仿佛黑夜里一块墓地，或在无底洞，或通向地狱的深渊，或只是啥都没有，时间的漏斗堵塞了。台下也好不到哪儿，空无一人，完全黑乎乎的，原先几个零星磕着瓜子壳的废物也许睡着了，也许老早散场，回家吃饭去了，他们没有也不会返回，演出已经结束，还未开始便已经结束，从未开始，他们从未来过，而自始至终是一个长须老鼠坐在台下，眨着一对反射戏院内安全灯那微弱光芒的小眼睛，现在仿佛连它也失去了兴致，

它没再啃咬那把椅子上那根脏兮兮龌龊油腻的护手，安安静静待在某个什么角落里，也许，或也许找不到好吃的食物残渣，还是溜之大吉吧，不知道，那个时而悉悉索索仿佛在黑暗中穿行的小东西也许还是它，它毕竟哪儿也不会去，它生在这里，一个安逸的墙洞里，从没离开过这座戏院。它拖了不少勒色进洞，用来当铺盖，什么塑料，树叶，碎布片什么的，还有臭烘烘黏糊糊的纸巾，不过已经干了，还有一根鸟毛，那是最好的保暖材料，它喜欢。也许是一根把控方向的尾羽，搞不灵清来自什么鸟雀，应该不是什么大鸟，也许是一个燕子的鸟毛呢，它把它填在窝子的最上方，躺在上面最柔软舒适不过了，还有一根长长的毛是它在戏台上发现的，比它尖嘴巴两侧的须还长上几分，或也许来自某个女性人类私处的什么毛发，总之黑得发亮，总之不是脑壳的毛发，它还想不到用它来做什么，上吊吗，还是当什么乐器的弦，还是用来当作绑钩子的鱼线，强度是足够的，只是在水中的隐形功能太差，说实话也不够柔软，不过它一直珍藏着，说不定什么时候能派上用场，有备无患总是好的。除它以外，整个黑乎乎的戏院里只剩一个苍蝇在嗡嗡地乱飞，从没停歇过。它对苍蝇这种低端飞物没有意见，苍蝇也是肉，即便再饿，它也不会捡来吃。

戏院里黑而静，它突然听到什么动静，又仿佛不是，是幻听，安静后又突然来上一阵，很明显的响动，谨慎起见，它停下聆听，那是从未有过的一种声响，叽叽喳喳的，不像鸟雀，更不是人在那里说话，鬼也不是，哪来的鬼魂呢，就从那里空无漆黑一片的戏台上传过来，是一种超出人类听觉范围的声音频率，那些蝙蝠啊，鼠啊，鲸鱼啊却能听见。它是鼠，因而听得一清二楚。那只苍蝇路过它，它发出吱吱的尖叫警告，让这家伙滚远点。现在，就连苍蝇也飞走了，飞去了不知道什么地方停着。它在听——

: 如果……要是……

: 啊哈。

: 如果……

: 哦啊哈哈。

: 要是……那么……嗯……

: 啊哈哈。

: 出门左拐，那么……。

: 啊哈。

: 啊哈？如果……那么要是呢……出门前检查钥匙带了没有……可如果……

: 啊啊哈。

: 啊啊哈什么呀，别打扰！

: 啊哈。

: 什么啊哈，啊你个头。

: 啊哈哈哈哈。

: 啊哈哈，有什么这么好笑？

: 是啊，好笑，相声嘛，说来不就是让人欢乐的吗。

: 是吗，可是你只是在啊哈，哎哟，啊哈哈哎哟，你这是在抽羊癫疯吗？

: 口吐白沫！

: 是啊，吐着白沫，嘴里冒着传统的泡泡？

: 不知道。相声是一门传统的语言艺术。

: 你不知道？

: 当然。

: 什么意思，不知道什么？

: 什么都不知道。

: 哦，明白了。

: 是吗，啊哈，明白就好，很好。

: 好不好的跟我没关系。

: 啊哈。

: 你不是一个东西，不存在。

: 啊哈啊哈。

: 你是我的幻觉，纯粹幻听，我最近病得不轻，一定是这样。

: 随便吧。

: 随便？这事能随便吗。

: 无所谓的，先生，凡事不要太细究。

: 这哪儿跟哪儿呀，你是刚拜过菩萨还是

怎么，你捕蛇吗。春天来了，万物复苏，正是捕蛇的好季节。

：不，先生，我只是四处游荡，山水间山山水水。

：结果游荡到我家门口来了？

：啊哈，可不。

：什么意思？

：不是您约我来的吗。

：我什么时候约你了，你谁啊，是什么，在哪儿此起彼伏，我认识否。

：看来不是我犯浑，便只能是先生您脑壳不好使了。上个月，在某个街边绿化带的凉亭，有一个人躺在栏杆凳子上，穿得破破烂烂的，在睡觉，不记得了？

：这又是什么故事？

：不是故事，您真不记得了？

：也许吧，我这个年纪，记忆力差很正常，我到希望什么都忘了，那才叫一个好呢。

：那算了，贵人多忘事。

：等一下。

：什么？

：待我划根火柴来照一照，见到模样说不定我还能想起点什么。

：啊？你疯了吗，可千万别，那是万万不行的。

: 怎么，突然害怕了？刚才还嘻嘻哈哈的，过嘴瘾，这会儿服软了。

: 哪儿的话，我是一百个无所谓，我是怕您……

: 我有什么可怕的。

: 不是，我说，您是真不明白还是装着不明白？

: 什么意思？说得好像天要塌了似的。

: 没什么，你想划就划吧，反正也划不着，那是某个女尼姑送你的火柴是吧。她当时是怎么告诫你的？

: 忘了。

: 忘了？这您也能忘，她说，千万不要点燃尼姑的火柴！

: 好像是有这么个事情，那是……

: 而且，真要点着了，不光我们，您把这戏院一把火烧了怎么办？

: 戏院？

: 完了完了，看来您什么都不记得了，南无哦弥陀佛观世音菩萨保佑。

: 这里黑乎乎的，是一间戏院？

: 不是。

: 那你说的什么荒唐话，你走吧，不要妨碍我出门，对了，我钥匙带了吗，瞧，正拿在手上呢，这该死的强迫症。

: 啊哈哈哈哈，好玩。

: 又怎么了，你？吃笑气了，还是脑汁水坏掉了，嗯，怎么有一股烧焦的味道。

: 我们都不存在，忘了吗，黑乎乎的，不单我们，这里也不存在，所以……。

: 所以什么？

: 我们在戏院里啊。

: 这可真滑稽，我们在戏院里，黑乎乎的，我们可真滑稽。

: 不，不，可不，我们正在排练呢。

: 排练？什么排练，我和你吗，我们是演员？

: 不是的，唉，不存在我们。正如您说的，先生，我只是一通幻觉，是你的幻听，我不存在，你见到我了吗，没有啊，我根本就不存在，不存在我这种东西。

: 为什么叫我先生？

: 我怎么知道，随便叫的，先生。

: 明白了。

: 是吗。

: 原来是这么回事，是我错怪你了，抱歉。

: 您没什么可抱歉的，只要别点燃那根火柴棍，反正那个火头太潮湿了，估计您也点不着，免得浪费。

: 明白明白，明白。

: 什么明白？

: 忘了。

: 嗯。

: 那么请问，我们黑乎乎的在排练什么鸟东西。

: 黑乎乎，啊哈。

: 什么意思，排练黑乎乎？

: 是啊，我们黑乎乎的，我们是乌云。

: 我们是乌云？我们还拖拉机呢。

: 是啊，我们，两根拐杖。

: 哦，明白，我们此起彼伏，是回声的回声。

: 幻听的幻听，我们。

: 是啊，我们有一种黑乎乎的感觉，我们在哪儿，去哪儿，又不在哪儿，我们无处不在。

: 又不在任何地方，我们。

: 啊哈，是的是的，秋天，我们走在赶考的路上，我们的马匹散架了。

: 是啊是啊妈的，我们是两根宇宙射电波千里迢迢。

: 哈哈，这就对了，请继续，先生。

: 是啊，娘希匹，我们很对。

: 全对。

: 那是，当然。

: 哦哈哈，很好，而为了防止夜长梦多，我们必须歇会儿，此时此刻。

: 为何？

: 我们毕竟有限不是吗，作为能量，我们迟早会消耗殆尽。

: 我们是能量？

: 是啊，黑魆魆的，不是能量难道我们还是人不成？

: 我们也就是说，按之前说的，我们难道不是一对乌云吗？

: 啊哈，我们还是一对如果……要是……呢。

: 明白，我们口吐白沫，舔来舔去。

: 我们拖着—根长长的尾巴，有三十里路长。

: 我们是先锋队！

: 很好，我们是一支迎亲的尼姑队伍，我们花枝招展，走去前线。

: 不是菜市场吗。

: 非也，我们是海，过去的海，海，过去了，我们哪儿也不会去，我们停着，静止不动，我们自我禁闭，就像夸克。

: 什么克？

: 啊哈哈，让我们开始韬晦吧。

: 是吗，不早就开始了吗，我们，按你的说法，排练相当顺畅，我们不应该停，必须永远处于一种纯粹的抽风状态，既然我们已经无法否定我们是我们。

: 这是哪儿的话，毫无疑问，在看得见的未来，我们会立地升仙，袅袅上升。

: 升去哪儿？

: 不是去哪儿，只是离开这里。

: 哦，明白，卡夫卡。

: 是啊，啊哈，卡老爷，我们在海边最后看见的人便是他，最后一个人，永远是他，老卡。

: 也就是说，言下之意，我们真的很可怜，跟两个白痴似的，黑乎乎的。

: 是的，我们黑痴，正解。

: 也就是说，以上大致就是我们？

: 啊哈，原则上并没有我们，别忘了这点。

: 哦，原则。

: 抑或规矩。

: 明白，规矩就是规矩，那我们必须只能继续？

: 或者反复重来都行，反正我们黑乎乎的需要形象，性欲，没有饿，也没有始终。

: 痴呆症晚期表现。

: 挺好。

: 简直不要太好，啊哈，白云千载空悠悠。

: 我们烧着了，快要烧着了，我们焖着。

: 不对仗啊，我们是啮齿类杂食动物。

: 好了，拜拜。

: 拜拜了您。

（当当当三下，仿佛远处传来寺庙钟声。长须老鼠受惊吓，迅速跑进墙洞中，在洞中转了

个身，那根鼻子从洞口探出，闻到淡淡的烧焦气味，也许是生病的缘故。它仔细听着——)

: ……如果……要是呢……

: 啊哈。

: 如果……

: 哦啊哈哈哦。

: 要是……那么……嗯……

: 啊哈哈。

: 出门左拐，那么……。

: 啊哈。

: 啊哈？如果……那么要是呢……出门前检查钥匙带了没有……可如果……

: 啊啊哈。

: 啊啊哈什么呀，别烦我。

: 噢哈哈，这真有意思，真好玩，此地无银三百两。

: 好玩吗，哪里好玩了，这位先生？世界如此严肃，一点也不好玩。

: 嗯，如您所言黑乎乎的漆黑一片一点也不好玩。

: 那您还不快滚？

: 嗯，说得在理，厉害。

: 还赖着不走？

: 啊哈，您说得对，先生。

: 磨磨蹭蹭，还要我拿鞭子抽你不成？

: 啊哈，悉听尊便。

: 什么意思，难道你是受虐狂？

: 我都行。来吧，请，这位先生。

: 唉，真是出门踩到狗屎，癞皮狗。

: 那是，过奖过奖。

: 这是什么世界啊，昏天黑地的。

: 是啊，不过，请问这里是世界吗，是什么鸟世界？

: 什么鸟世界？世界就是世界。一片黑乎乎。世界。

: 这么说我就明白了。

: 明白什么了？你在哪儿？是什么？黑乎乎的，黑痴一个！

: 哪能呢，我什么也不是，无非佛一个。

: 什么佛？

: 如来。

: 无所从来，亦无所去，故名如来的如来佛？

: 正是本尊，先生。

: 大日如来正法明如来释迦牟尼佛？

: 勉强算是吧。

: 明白了，你最多是一个白痴。

: 您又明白啦，啊哈，我接受这般侮辱，没事儿，先生，我感到欣慰。

: 可不，世界黑乎乎的，所到之处不是白痴便是黑痴，必居其一。

: 很好，黑痴。

: 黑痴佛。

: 是的，当然，也就是说我们现在正在世界上，或中，先生？

: 世界不分上下，内外。

: 原来如此，懂得真不少，您是教授吧？

: 我吗？我什么都不是，正要出门去河边散步呢。

: 明白，那确实是打扰到您了，实在抱歉，先生。

: 明白就好，弹开翅膀飞走吧。

: 明白明白，我这就走，颠了颠了。

: 怎么，还是不动？

: 是啊，排练还没结束呢，怎么走。

: 没有结束，不会有结束，你说什么，排练？

: 啊哈，是啊，您忘了，先生？

: 我不否认我是有点中年痴呆，不过你这叫什么话儿，你是谁，是什么？黑乎乎的在哪儿呢。

: 幻觉呀，是您出现幻听了总之。

: 所以……？

: 对了，再想想，接近了。

: 所以你也可以是一坨鸟屎？

: 亦无不可。

: 一种黑乎乎回音？

: 接近。

: 一个秋天的衙役丢失了那根水火无情棍？

: 啊哈，我不知道也，那是你的事，先生。

我们只是在练习，在抽空排练，电影快开始了。

: 明白。

: 明白什么了，脑筋转得挺快呀，先生。

: 我是一个痴呆症白痴。

: 您这么诋毁自己，先生？

: 是吗，我不是个东西，妈的我不存在。

: 啊哈哈，又来了，每次都这样。

: 每次？

: 是的，无一例外。

: 什么每次？

: 排练啊，尽管我们的排练随机，即兴，但总归还是有绕不开的逻辑什么的，不过无所谓，愉快就好。

: 我们在排练？

: 那可不。

: 就在这里？

: 什么意思，这有什么奇怪吗，我在哪里，哪里便就是在这里，先生，您这会儿脑汁水太正常了，这不利于我们排练啊。

: 是吗，我怎么知道你在这里，证据呢？

: 啊哈，那是你的事，与我无关。

: 我没事，我好好的，我正要出门，能有

什么事？

：那就好，先生，黑乎乎的可别摔跤啊。

：拜拜。

：啊哈，拜拜。饿了，我也该去吃午饭了。

不过……

：嗯？

：先生，您还没穿鞋呢。

：不，我没有腿脚。

：光脚出门吗？

：不是，我没有脚，明白？

：啊哈，没有脚，您怎么游泳呢，用脖子吗，还是用你下面那根软踏踏的东西，在水里一甩一甩的，像什么来着，一根驴棍？

：谁要去游泳了？

：我们啊。

：什么我们？哪来的我们，简直岂有此理，难道你真以为我不知道你是我的幻觉，你就不能闭嘴吗，我不想继续玩这个游戏了。

：啊哈，不过我没嘴。

：那就对了，闭嘴。

：好的，我闭嘴，不过得您先闭嘴，先生。不过这没什么卵用，这无非是不可能的。

：狡辩。

：不不，我们必须说点什么，只有这样我们才存在，才在这里，才那个什么。

: 什么呀?

: 嘘! 小点声, 免得被那只老鼠听到, 它一定在偷听, 它会咬人的, 中了鼠疫、狂犬病什么的就麻烦了。

: 我们没说出声呀, 它怎么听得见? 况且, 我们是人? 什么人, 我们叫什么名字? 不不, 这不可能, 这也太可悲了, 我们不存在, 也不想存在, 所以我们闭嘴, 嗯, 这才对, 全对。

: 不, 我们是金刚菩萨, 但愿。

: 不, 我们必须什么都不是, 不存在。

: 啊哈, 先生, 看来您不单有痴呆症, 还有躁郁症, 这倒是第一次发现。

: 怎么?

: 没什么, 您说什么就是什么, 与我无关, 只要您明白这点就行, 先生。

: 那我现在就把你关了。

: 随您的便。

: 这岂不可惜, 岂不便宜了你, 我才不, 妈的这里黑乎乎的, 我实在抗不了多久, 我感觉快到极限了。

: 啊哈, 您没有极限, 您是无限的, 我们还是游泳去吧。

: 不不, 这能感觉到不是吗, 黑乎乎的, 又尖又硬, 哪怕我们是乌云。

: 我们是乌云。

: 对，我们是乌云。

: 这是暗号吗？

: 我怎么知道？我又不是你的幻觉，也就是说我又不是我的幻觉的幻觉的我，这么说没问题吧。

: 当然，先生，一般来说您总是全对。

: 有错的时候吗，请问。

: 也是没有的，据我所知，绝无。

: 这就奇怪了。

: 啥奇怪？

: 我们黑乎乎的在这里做什么，表演相声？

: 不知道，这是你的事，一直是不是吗，现在倒好，你还反问起我来了，阿弥陀佛，善哉善哉，我脾气够好的了。

: 不好意思。

: 没事。

: 别介意。

: 不会，屁大点事儿。

: 并不存在我，我们，所以别往心里去。

: 善哉善哉！

: 所以你真的原意？

: 怎么说呢，我一向知道你要干什么，所以，无所谓。

: 是吗？哪种无所谓？

: 黑乎乎的那种。

: 明白，仿佛反客为主了似的，你不觉得遗憾？

: 不会。不觉得。要是有感觉就不是我。

: 那你要来点滴眼液吗？

: 什么？不要。

: 冰淇淋呢。

: 不渴。

: 那我们去游泳吧，别排练了。

: 不去。

: 不去？刚才不是你说的要去游泳吗，反悔了？

: 为什么？

: 看来你有些不高兴，白痴都看得出来，要是因为我的原因，我道歉。

: 没有意义。

: 看来确实是我的问题了，我鞠躬。

: 毫无意义。

: 所以你说的对，我们还是去游泳吧，或让我们炸了这间黑乎乎的戏院。

: 随你的便，反正你从来就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

: 从来？

: 一行白鹭上青天。

: 你说从来？

: 此地无银三百两。

: 何来的从来?

: 黄鹤一去不复还。

: 从哪里来?

: 春风又绿江南岸。

: 喂，如来，你倒是说句话。

: 西出阳关无故人。

: 明白了，我们这是在求极限吗?

: 欲群千里目，更上一层楼。

: 是啊，这样利于跳水，我们在哪儿，黑乎乎的，你这样，我们还是昏厥算了，一次性到位。

: 念天地之悠悠。

: 可不，我们是时代的乌云，还不如回家种田。

: 愿为比翼鸟。

: 我们下潜，沉在湖底。

: 时不利兮骓不逝。

: 我们忽而闪失，忽明忽暗。

: 烟花三月下扬州。

: 是啊，起义失败了。

: 芳草萋萋鹦鹉洲。

: 那么我们在派拉砵头浣洗衣裳裤头，一小支尼姑小分队花枝招展从机耕路尽头走来，并且无论我说什么，你必须有所回应，是不是这个强制性机制?

: 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越明年注
政通人和百废具兴乃重修岳阳楼增其旧……

: 拜拜。

: 拜拜。

: 好了，拜拜。

: 拜拜了您，先生。

（又是当当当三下，仿佛远处传来寺庙钟声。老鼠受惊吓，迅速后退进墙洞中，钻进窝子，它无法不听见那干燥而古怪的震动频率，它磨牙以掩盖那种声音，可是没什么用，那声音跟苍蝇似的一直在那里没有停歇，反复重来，它不知道它们在说些什么，只是在那里循环——）

: 如果……

: 先生？

: 要是……

: 哦哈哈。

: 要是……如果……那么……嗯

: 啊哈哈，这位先生？

: 出门左拐，那么……

: 啊哈，废物，废物点心。

: 那么……说谁呢，哪儿来的下贱勒色。

: 您别生气，先生，您这是要出门游泳吗？

: 你怎么知道？

: 猜的，可是您还没穿鞋呢。

: 这有关系吗？

: 没有，当然没有。

: 我是说，这有关系吗？

: 什么意思，先生？

: 听不懂人话？我是说，抬头三尺有神明，我去不去游泳跟你有什么鸟关系吗？

: 哦，啊哈，原来如此，明白。

: 明白什么了？

: 原来您是一个人，这真有趣，真好玩。

: 是吗，那要是不原来呢？

: 我还以为您是老鼠啊，鸡鸭鹅啊，苍蝇什么的，或一个幽灵。您在哪儿呢，先生？

: 你的这个回答倒是让我满意，我吗，不知道啊，黑乎乎的，鬼知道在哪儿。鬼知道我是人还是家禽，有区别吗。

: 嗯，这个嘛，基本上没有区别。

: 那我们开始吧。

: 好的，先生。

: 不过我一直有一个疑问，我们已经在开始了吗？

: 哦哈哈，这个嘛，没有。

: 没有？

: 从来没有开始。在开始，但从没开始，要知道，我们从不在世界上。关于这一点，您肯定是清楚的。

: 那在哪儿呢，按你这么说？

: 哪儿都不在,不在任何地方,我们只是此地无银三百两。

: 有道理。明白明白,我们在排练。

: 是的。

: 我们在排练什么?

: 否定啊,我们练习过那么多次,您还不熟悉吗,真让人失望。

: 是吗,这么说你也是人?

: 那当然……不是,怎么可能呢,我没脚,没脑汁水,无形态,您说我是个啥,先生?

: 简单说,你不是个东西?

: 啊哈,我接受您直率的侮辱。

: 不过呢?

: 不过,彼此彼此,无非是对您自己的侮辱。

: 我就知道。

: 您又知道了?厉害,脑壳转得可真快。

: 是啊,幻觉,幻觉而已,统统他妈的都是幻觉,娘希匹。

: 别发火,先生,排练而已,无须全身心投入,那样容易走火入魔。

: 谢谢,我注意一下,那我们开始吧。

: 开始什么?

: 开始什么?

: 是啊,开始什么呢,我们都不在,不是什么,我们又怎么开始,以及开始什么呢,先生?

: 我们去游泳吧。

: 这倒是个好主意，有些事我们还是能想到一块儿去。不过，那也是不行的。

: 为何？

: 没有为何，不行就是不行。

: 这就没道理了，我们总得做点什么不是？

: 没办法，这是规矩。

: 谁定的规矩？

: 不知道，反正规矩就是规矩。规矩最大。

: 那退而求其次，自尽呢？

: 啊哈，我们连根毛都没有，如何自尽？别想了，我们不能有实际行为，我们不是物理的，我们甚至完全不是我们。我们是一泡乌。

: 这倒是，谢谢您的提醒。

: 别客气，我就是个勒色，是你的幻觉，屁都不是。

: 那我们不言语，沉默呢？这样至少凉快些。

: 啊哈，这是最难的。无论睡着，还是昏厥，我们总在返回，黑乎乎回到此刻，现在，这里。

: 这里？

: 废话，不是这里又是哪里。

: 明白明白，我们简直在地狱，嗯，确实有一股烧焦的气味，烤老鼠的味道。我们把这间戏院炸了吧。

: 什么戏院？这应该我的台词啊。

: 好吧，那就世界，炸了世界，一了百了。

: 怎么又说到世界了，先生，要是您的痴呆症实在太过严重，我们的谈论是没法正常继续的，我们必须尽最大可能做到理性。

: 世界不就是戏院吗。

: 哪儿跟哪儿啊，世界是我佛大日如来释迦摩尼佛陀发明的字眼儿，我们不在尊者描绘的大千世界里。

: 那在哪儿？

: 哪儿都不在，我们无处不在，不在任何地方，只在这里，我们，黑乎乎的在于此。

: 也就是说，毁灭这招不灵？

: 是啊，你有炸药吗。

: 没，不过有两粒老鼠屎。

: 那就是了，没用。

: 我们没有办法。

: 是的，当然。

: 也就是说，我们既然都不是我们了，不存在，那我们是啥，还有必要在……不，我是说，嗯……明白了，也就是说……妈的，这还能继续吗。

: 对子。

: 对，就像一副小对子，而不是通天顺子，或炸弹。

: 乌云呢。

: 是啊，我们黑乎乎的如云似雾肩上披着几根海带。

: 是的，丈夫也从雾气中走来。

: 谁？

: 算了，这不是此次任务，那是另外一个故事。

: 任务？我们有鸟的任务，请问？

: 啊哈。

: 别打哈哈呀，什么任务？

: 啊哈哈，此地无银三百两。

: 什么意思？

: 没什么意思，就是没有。

: 没有？

: 没有就是就没有，无。

: 好。只是你这样跟我说话，着实让人恼火，要知道我耐心有限，而且我有狂躁抑郁症，别到时怪我雷电大作，六亲不认。

: 要是那样也好，可惜我并不在，是没有，我帮不了你，先生。

: 妈的那我也不在。

: 随便你，说到底一直是你的事。

: 我有鸟的事，我去游泳了，我只是想着出门去游个泳，我能有什么事，我还要翻过一座山，再走上三十里路呢，我没工夫跟你在这里黑乎乎的扯淡，你走吧。

: 没什么的，先生，我们大不了重来。
: 这很累。
: 实属无法，既然我们已经，已然如此。
: 可以不来吗。
: 这并不是概率问题。
: 我们必须来？
: 是的。
: 必须来了又来？
: 是的，一定。
: 必须黑乎乎的来这里作什么，我们？
: 不知道，我们不会知道。
: 我们不知道我们在作什么？
: 是的，这是我们可以知道的全部。
: 全部？我们是全部？
: 是的，我们不在。
: 全部都不在？
: 是的。
: ○？
: 啊哈，那是个圆圈。
: 无？
: 也许比无还不在。
: 可如果在呢？万一，我是说。
: 不在。
: 要是万一呢？
: 这不是概率问题，先生。

: 我是说，要是……

: 不存在假设。

: 可要是……那么……

: 不会。

（当当当三下，仿佛远处传来寺庙钟声。黑乎乎
的墙洞里，长须老鼠睡着了。）

谢幕表演

黑，黑乎乎的黑，全黑，谢什么幕，向谁谢幕，是谁在那里冒着泡泡，伸出脖子望着，进进出出？没有。是谁在台上，进进出出。也是没有的，无。一股烧焦的气味，现在，我们开始谢幕。开始结束。我们开始于结束，没有开始，我们也没有结束，只是谢幕。我们开始与结束都是乌云，在那里，一片乌云那里，成为乌云，以及成为那里，不会有结束，一片云如何散去，结束？乌云呢。乌云只是路过那里。一片结实的乌云从来没有在那里形成，只是路过，从不知道的任何地方来，移动去任何不知道的地方，一片乌云无处不在，不在任何地方，因为既然已经是乌云，而不是云的一种，所有云中的一片，不是的。一支尼姑小分队从机耕路尽头走来，像一片乌云，乌央乌央，举着五花八门的帆旗，她们来这里作什么？她们过去了，消失在山水

间。同理，一支同样摧枯拉朽的送葬大部队从机耕路尽头走来，吹着震天的唢呐，炮仗声沉闷而独立，他们去哪儿？他们过去了，山水间山山水水，他们消失，在一个晴朗崭新的日子，一片乌云跟在他们头顶上方，不下雨，也不打雷，非常安静。这些都过去了，是往事，历史，抑或虚头巴脑记忆，昏昏沉沉的，是过去了的海。在我们小的时候，那些来村里唱戏文的，是刚丢下农具从田畈归来的人，入夜，他们在脸上涂抹色彩，穿上古装衣裳，登上那方寸超世戏台，开始反复唱吟，哀怨，装疯甚至昏厥，他们不再是磨洋工的劳动力，唱完最后一出讨赏的返场谢幕戏后，各自回家睡觉去了。他们不是乌云，第二天，太阳照常升起，他们正常扛起锄头出门到田畈干活，去山间林地野合。是我们，一整夜躲在被窝里，没法睡去，害怕极了，仿佛被乌云笼罩，仿佛还有另外一个阴暗挥之不去的世界。戏文教育了我们，在我们心里住下一片乌云，我们的乌云，没法像一个响屁那样放掉。我们去溪潭游泳，大一些的少年把我们的脑壳像鹅头一样倾轧在水底下，四肢一通无畏挣扎后，我们感到平静，仿佛看见一片停在浅蓝色天空中的乌云，那是什么？我们在脑壳中，黑乎乎的，闻到了一股什么东西烧焦的气味。与乌云一样，它从未散去。从此它们成为

专属我们的故事与历史，成为我们。事情就是这么个事情。我们总归还是不可避免被乌云垄断，我们已无法区分乌云与我们，在那里。哪里？在无处不在那里。我们有时走去一个不在那里的地方，一片乌云跟在我们头顶，我们走到了，发现我们并不在那里。那时，我们知道，不用抬头，也知道那里有一片乌云。我们不在那里。除非我们便是乌云，并且在那里。而有时（常常）不是的，我们知道我们已经在那里，并且乌云。我们只有叹气。我们会感到后悔吗？不。遗憾呢？也许吧。既然我们已经是。乌云而已。一片停在那里永远停着（其实只是路过）的乌云，我们也在那里，但不愿意在，不是吗。这就是原因。我们必须放弃我们作为一个主语的原因，我们最好不在，或最佳方案是没来过，我们无须有开始。也就是说，当我们谈论起乌云的实际价值或意义，我们只愿意去谈论它的开始，把范围缩小成只是开始，并希望（但愿吧，但在逻辑上无法成立）从没开始。因为（必须粗糙和暴力）乌云一旦开始便是结束，便没有结束，仿佛一直在开始，始终没有也不会有结束，仿佛开始仅仅在开始，反复开始，不断在那里，像一片乌云一样，已分不灵清它是何时开始的，是不是已经开始了，我们不知道，只知道仿佛它一直在那里。这种错位感是如何形

成的？或它是怎样从我们清晰而混沌黑乎乎的世界严重偏离。乌云知道。黑乎乎的，灯打开了吗，让光射进来，我们马上谢幕，不会结束，但我们累了，必须得离场，在这乌漆嘛黑空无一物的台上待得实在太久，谢谢，我们会离开，消失与结束，对于我们消失便是结束，山水间山山水水，我们很快消失，不会再相逢，不愿意，让那只长须老鼠上台表演拉屎，那个无头苍蝇立即飞来，稳稳停在世界的屎尖上。

（再會）

張 羞

1979年12月3日生于浙江嵊縣。漢語作家，詩人。

詩集

- 《瀑布》(1~6)
- 《在沒有鳥以前》
- 《鯉鳥的俯沖》
- 《堤岸》
- 《鄉紳的經驗》
- 《二十首詩與一首絕望的歌》
- 《斷路器》
- 《白色旋轉發光大蘿蔔》
- 《下雪與舊社會》
- 《坍塌》
- 《扭曲的意圖》
- 《山水畫框》
- 《過去的海》
- 《敘述和抒情，2025》

長篇

《散裝麻雀》

《百鳥無踏》

《釋放一種藍色》

《鵝》

《敘述和抒情》

《瀑布：大寫、在社會主義、竹林與玄談廟》

《茱迪與她的馬匹往前走了十米遠》

《玄談廟》（戲劇）

《聖·張長衫的講述》

《自傳：昏厥與返回》

《雲雲》

《在屋子裏遊蕩，象棋》

《圖森》

《裴》

《派拉砵頭》

《烏雲》（戲劇）

等。

APOIDEA EDITIONS (九里達)
visit our wechat official account:
twtwitwtd (The way to write is the way to die.)

Editor: Lin DongLin Designer: Sean
©2025 All Rights Reserved



